

[日]西田龙雄 著

陈健玲 译著主编

那楚格 陈健玲 译

陈健玲 白继盛 校译

西夏文解讀

宁夏人民出版社

西夏文字解读

西田龙雄(日) 著

陈健玲 译著主编

那楚格 陈健玲 译

陈健玲 白继盛 校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特邀编辑:刚 琴

陈健妹

责任编辑:张新荣

特邀审稿:秦文柱

封面设计:陈健玲

西夏文字解读

西田龙雄(日) 著

陈健玲 译著主编

那楚格 陈健玲 译

陈健玲 白继盛 校译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4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10 千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ISBN7-227-01920-9/H·12

定 价:18.80元

译者的话

西夏学是近年来中外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随着对西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以及新资料的发现和中外学者的涉足,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范围,深化了研究的力度,在诸多研究中,其重头戏乃西夏语言和文字的研究。

西夏语、西夏文字的研究和解读一直是西夏学的核心部分,也是该学科最艰难的部分。可以说,掌握了西夏语言文字这一特殊工具,就等于有了打开西夏学研究的金钥匙。《西夏文字解读》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著名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权威西田龙雄先生所著,该书对西夏文字的构造特点,西夏语法的规律以及西夏语与其他民族语言的关系均进行了较系统的探讨。该书由浅入深,兼顾了专家和学者之所需,实用性强,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对于从事西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及西夏学爱好者,无疑提供了一条捷径。

西田龙雄先生有关西夏语研究的著作虽多,但国内一直没有汉译本出现。1996年西田龙雄先生的著作《西

《西夏文字解读》的翻译被列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由宁夏社会科学院副编审陈健玲同志主持完成此项课题。译著共五章,由陈健玲和那楚格(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翻译)合作完成翻译工作(那楚格翻译第一、二、五章,陈健玲翻译第二、四章等)。由于这本书专业性强,译者还要具备一定的西夏语知识,因此翻译难度较大。为了使这本书早日和读者见面,翻译过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其间还得到宁夏化工厂高级翻译白继盛先生的帮助、指正。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马启智同志和宁夏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字研究专家李范文教授对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也给予了大力支持。经过一年的辛勤工作,1997年7月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随后经有关专家评审鉴定此项社科规划项目正式结题,并付梓出版。希望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能为西夏学的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谨向负责译著出版工作的马洪真、汤晓芳和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张新荣、刚琴,特邀审稿秦文柱等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译著中有不足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译者 陈健玲

1998年9月10日

序 言

近年来,在俄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科兹洛夫收集的西夏文献多公布于世,使西夏语和西夏文字的研究有了迅速的进展。其中我也提供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基本反映在本人于1960年撰写的《西夏文字解读》一书中。这次,我的这本书有幸被翻译出来,使中国的一般读者有机会阅读,我感到很光荣而且十分高兴。在此,我向不辞辛苦地参加这次翻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陈健玲女士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那楚格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也向对本书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马启智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西夏国的故乡宁夏出版本书,意义非常深远,我非常感激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读者阅读本书,而对西夏语和西夏文字产生兴趣,进而有人欲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我将感到无比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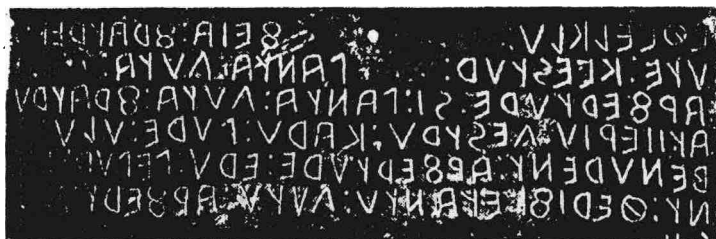
西田龙雄

1997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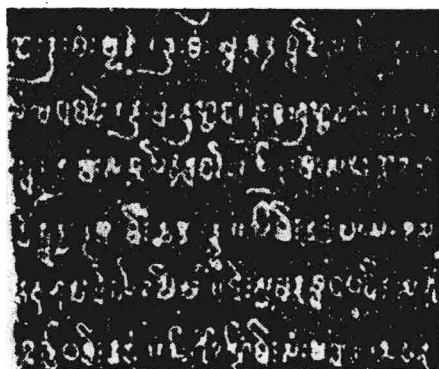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言	(1)
第一章 未解读文字的类型	(1)
第二章 西夏文化及其研究	(13)
第三章 西夏语是什么样的语言	(45)
第四章 西夏文字的结构	(97)
第五章 文字意义的解读	(127)
初版后记	(168)
再版后记	(172)
作者简介	(176)
附记	(177)

第一章 未解读文字的类型



埃特鲁利亚字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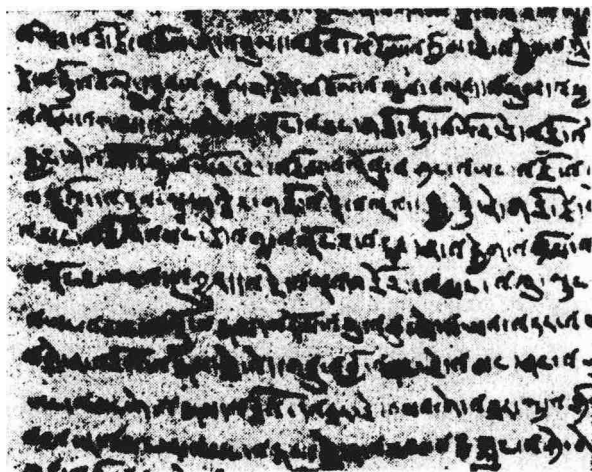
妙齐提碑文的驃文字

更 八 片 乃 丹 毒 史 邑 至 夷 申 夫
 奈 石
 子 反 犬 委 杀 起 免 坐 土 兵 沐 柴 刺
 孚 禾 凡 孚 乃 庚 麦 系 乃 兒 光 凡
 仇 係 爰 升 赤 犬 卒 个 予 少 干 柴
 寺 厚 作 兒 谷 孟 艾 伏 兒 卒 个 亥
 市 戈 足 年 文 夷 处 東 仇 化 脊 升

女真馆译语来文

我通常将尚未解读的文字或未能解释明白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其中具有各种性质,如果将这些性质的共同点提取出来,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情况:第一,虽然使用的文字能够读出字音,但是不懂得用这种文字所记录的语言是什么语言。第二,虽然所记录的语言性质大致清楚或部分理解,但是不能解读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第三,正在使用的文字也好,记录语言也好,都只

是既存(原有的)知识,不能辨认。大体上,未能解读的文字不外乎这三种情况。



用藏文书写的南语原文

如要例举符合第一种情况的例子,埃特鲁利亚语的资料最著名。埃特鲁利亚语的文字,如众人所知,由于它与希腊文字相似,所以以希腊文字类推,这种文字用罗马字母拼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尽管如此,替换成罗马字的埃特鲁利亚语究竟表达了什么意义,其推断依据,在目前的研究阶段尚未找到。埃特鲁利亚语至今仍作为未解读的语言之一遗留下来。这种语言,曾在地中海、黑海

等地区流传,属于未知的语族。有的学者推测,它是否与高加索诸种语言或巴斯克语具有亲族关系,但这种推测不用说是由于这种语言本身不甚明晰造成的,因此,谈不上是什么强有力的依据。

然而,倘若未解读的对象符合以上第一种情形,那么阐明这种语言可以说具有相当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由于用罗马字拼写的形式通过以后的研究,注意到了这一语言同其它种语言的关系,能够更顺利地掌握其语言系统。因此,阐明未解读语言的体系,决不是什么最难的事情。

在亚洲,曾经有过与埃特鲁利亚语类似的情况,以往相当一段时期能够解读,而到如今不知何因不少语言已经完全消失,例如,座落在缅甸蒲甘市的罗塞塔碑文(或称妙齐提碑文)。这座石碑是12世纪初(公元1112年)江喜陀国王的儿子耶扎古曼遵先父遗嘱建造的,碑身呈方柱形,四面均镂刻着不同语种的语言,其中除缅甸语、孟语、巴利语能够读懂外,还有一种用未解读的文字记录的语言,其字形极为特殊,仔细观察,它基本属于古代缅甸文字和孟文字同一系统的文字,由于与其它文字体系相同,所以由此类推,将未解读的文字改成罗马字母的方法并不那么麻烦。但仅靠这样做,还是弄不清所记录的语言究竟有什么性质,归属什么语系。总之在这个阶段,虽然凭借现有的知识能够大概解读这种文字,但还是不能解释这种语言。下一个阶段,只有将这些解释不清的语

言与同一个石柱的其它侧面镂刻的缅甸语、孟语、巴利语相对照,才能够解释清楚其中记载的内容,判明这个未解读语言体系的几个共同点。布拉格顿(Blargden)先生对这个语言的研究具有卓越的功绩。然而,这个不明确的语言,就是从7世纪开始的,在今天的 Promé 附近建都的一个文化国度里曾煊赫一时的骠族的语言,故称作骠语,属于藏缅语系的一种语言。于是在以后发现的用同样的骠语书写的碑文,就到了能解读的程度,这个语言可以说是基本上能够解读,没有什么障碍,但是仍遗留着对于字形及确切字义的解读、语法助词的辨别考释和推断其与同一语系中的其它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与上述相似的例子。英国斯坦因探险队所获取的敦煌文献中,有一系列用藏文书写、但内容并不是藏语的资料,因为是用藏文草体写的,所以把它拼写成罗马字几乎没有什么障碍。幸运的是,这个语言与藏文语言形式相当相似。对这个未知的语言体系从文献学的角度加以解释,是英国藏学家 F·W·托马斯的最大业绩。托马斯把它命名为南语。南即“天”的意思,这个民族自诩为“天子之孙”。利用这份资料,便能考释藏语和南语的关系,从而原来未知的语言几乎都能解释清楚了。

另外,还有一种文字,是用藏文字母书写的,但它既不是藏语,又不是南语,而是另外一种语言资料。这一语言很接近藏语,由于资料极少,所以所记录的语言不易读懂。据托马斯考证,称其为象雄语。现存的两个片断是

记录有关医术方面的文书,可能是从藏语翻译过来的。^①据考查,这种语言,可能是西藏至尼泊尔这一地区使用过的语言。据藏文文献记载,这一地区的语言,曾经是象雄语,据此托马斯断定,这两个文书记录的是象雄语。

所谓象雄国是七八世纪时西藏西北部的一个古国。据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个象雄国可分为上部和下部两部分。据推测,上部毗邻回鹘,下部位位于洛浦地区。佛教文化还没有传入西藏中部之前,首先传到这个地区,佛教语的若干雏形在这里造就之后才被带入西藏。因此,发现和解读用象雄语书写的更多的文献,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第二种情形是,语言基本懂得,但是不能解读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这种事例,当属女真语女真文字。分析汉语和女真语的对译资料《女真馆译语》(杂字·来文)之后,便基本能够断定女真语的语音、词形、句形等。此外,女真语音的推断形是通古斯语,与它的代表性语言满州语有着非常接近的关系,如果把这两种语言相比较,即刻就能明白。下面列举几个单词,以作比较。

^① 关于象雄语,作者是根据电子计算机整理的资料进行研究的,但只能够解读一部分。虽然未将其研究结果用汇总的形式公布,但其中的一部分以题为《解读古代文字的故事》的文章形式在《语音》杂志(1977年4月号)上作过介绍。关于象雄语的文献资料,请参阅拙著《多续译语研究》(文献24)。

女真 文字	字意	汉 字 注 音	女真语音 的推断形	与之对应 的满语
禾 宅	天	阿托哈以	abqai	abka
日	日	一能吉	inengi	inengi
胤 土	风	厄都温	edun	edun
宀 哭	雲	秃吉	tugi	tugi

如此与满语比较后,方理解了女真语单词的发音和词形,其基本特征也相当清楚地显示出来。可是,记录这个语言的文字还是没能很好地解释清楚。这种文字,基本上是借鉴汉字的字形而又变换了形体的文字。仿照汉字的天创作了“禾”,仿照汉字的日创作了“日”。像这样,从意义有联系的关系中借用字形并稍做变动的情形较多。另一方面,使用汉字“土”字的字形,其发音注女真语 tu 音的文字,这些方面大致上是准确的,但所列举的“雲”字的字形却包含着无法辨认的文字成分,这就是女真文字遗留在未解读文字范畴内的原因。然而,这种文字在不久的将来能被解读是毫无疑问的。^①

① 有关女真语,最近研究的论文有:Gisaburo N·Kiyose(清淑义三郎),A study of the Jurchen Language and script, Reconstruction and decipherment, Kyoto 1977 法律文化社(在印第安那大学提出的学位论文);另外未公开发表的学位论文有 D·A·Kane, "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提出的学位论文)是两种本《女真馆译语》(未使用女真文字,用汉字标注女真语的原文)的研究。

符合第三种情况的首先是契丹语。契丹文字目前尚无象《女真馆译语》那样的每个单词的契丹字与汉字对译的现存文献。如今保留的研究资料主要有祭悼兴宗、道宗及兴宗妃仁懿皇后、道宗妃宣懿皇后的所谓“哀册”的墓志铭。这座墓碑镂刻着相当多的契丹字,包括重复使用的字共有 3000 字左右。另外,还有一块与哀册文字迥然不同,别具一格地将 25 个契丹字分成 52 个要素的大书篆字碑额,这为探索契丹文字构成原理提供了线索。宣懿皇后哀册的碑额篆字例举如下(据罗福成资料):

碑额篆字	组合契丹字	对应汉字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宣 懿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皇 后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哀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册 文

组合了碑额篆字之后,哀册上的字义显得很清楚。有幸的是,在这个碑额篆字的阴面,也能够了解到部分契丹文字的组合样式。除此之外,还有铜镜、鱼符、玉盞、官印等器物上还残留着一些零星的文字。尤其是玉盞上的文字也是很重要的资料。组合上行的文字后就能形成下

行的字形(据罗福成资料):

𡗗 𡗗 公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皇 后 诞 日(誕生日)

契丹文字分为“大字”和“小字”两种字形。据中国史籍记载,契丹“大字”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 920 年创制的,契丹“小字”是他的儿子迭剌受回鹘使节演绎契丹语言文字的启发对“大字”进行改制的。《燕北录》、《书史会要》等史籍中曾经介绍过四五个契丹“大字”。

这种文字似乎能在身边使用。1922 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凯尔温在内蒙古自治区瓦林茫哈(译者注: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布尔戛苏木)辽庆陵最先发现前面叙述的那个哀册,而罗福成的《辽陵石刻录》、田村实造和小林行雄的《庆陵》所发表的那个拓贴则是以后的事情。虽然在这些著作中没有对契丹字进行解读,但是却大大促进了对这个文字的研究。简单考虑的话,上述哀册上的文字分契丹文和汉文两种,如把两种文字对照,就能大致推断出文字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例如其中:

主	王	皇	帝	罔	国	中	年	关	天
艾	月		丹	日	朮	右	七	一	
冬	二		包	三	次	六	丞	八	

这些字虽然能够大致确定其义,但是,除此之外,能确定文字意义的地方全然没有。

这个哀册的契丹文和汉文两者内容截然不同,恐怕是我们还没有透彻把握解析契丹文字结构要领的原因。

十几年前,村山七郎曾把这种文字同突厥文字联系起来解释,但其涉及的理论有些勉强。

对于契丹文字研究者来说,其主攻方向是,以上例举的文字除了具有表意文字外,也是由表音文字的若干原字组合起来的,所以由此能够推断出每个原字有怎样的音节。例如:

主 王 (皇帝) 主 玠 (皇帝的)

朮 (皇弟) 朮 (皇弟的)

把以上这些字互相对照,就能明白并发现表示类似于属格的 朮 这样的“助词”,但是重点还在于探索动词的屈折形。这些无疑是为了解读这个文字的主要程序。

我认为,契丹文字就像日文那样是由表意文字和表